



# 看见理想国

一位建筑师的梦想国度游记

普西沃·古德曼 著

Pavul Goodman, F.A.A.

王秋华 译

一位建筑师穷尽一生的梦想旅程  
一次穿越时空的乌托邦之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看见理想国

一位建筑师的梦想国度游记

晋西沃·古德曼 著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见理想国：一位建筑师的梦想国度游记 / (美)  
古德曼 (Goodman, P.) 著；王秋华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5

书名原文：Illustrated Guide to Utopia：an  
Architect's Travel Diary

ISBN 978-7-5306-5756-0

I. ①看… II. ①古… ②王…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614 号

本书经由原点出版授权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  
天津市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2-2010-16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4000 册 定价：15.00 元

# 前 言

20 世纪的乌托邦小说大师威尔斯(H. G. Wells)曾经说：“有史以来的理想国报导似乎都有同一个遗憾：它们虽有美好的房屋，却不知是何风格；虽有健康快乐的人民，却不知是何模样，有何特色。令人联想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些加冕典礼或皇家喜宴的画像说明：说明图中每人的面孔都是一个椭圆形的空白，上注编号。莫理斯的乌有乡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我对这话颇有同感。据我所知，去过理想国的人都只曾用文字来形容当地的风格习惯、哲学、道德观等等，偶尔也会描述乡镇的风景或居民的服饰，但止于描述而已，从来没有用画面表示给读者欣赏。我是个爱“看”的人，有朋自远方来，我除了爱听他们描述他乡经历以外，总喜欢也看到些相片、素描或平面图之类的东西。我的好友秋华深知我的想法，便向我建议说：“我认为你可能是弥补这个遗憾最好的人选了。你是建筑师，又是画家，有专业训练，又够好奇，既



1516年初版卷头木刻图



1518年再版书内插图

然对理想国如此向往，你就去吧！”（我在此谦虚地补注一句：她的见解还真不错。）

当我开始准备行程时，我才忆起我早在初读理想国传奇的时候，就已有异国神游的企划。我也曾找到过几张理想国图片，例如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卷首图，德国画家霍尔班(Hans Holbein)的版画，仅是将早期探险家的地图美化后，象征想象中的乌托邦岛屿，却无其他内容。我们姑且不论这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它和摩尔爵士文章中描述的乌托邦一无相似之处。

我并不认为现代人的素描或摄影就一定能显示真相，我自己的画也不例外。两个摄影大师的镜头显现出来的人物不一定相像，即使建筑物的石材在本国人与外国人眼中

也具有不同形象，因为人总是戴着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眼镜来巡视一切的。

在此也说明一下本文中“理想国”的意义。我所说的理想国，不是如傅立叶(Fourier)、欧文(Owen)等19世纪社会学家所提倡的新社会(他们追求的并非理想，而是及时可行的改革计划)，也不是如布雷(Boulée)、勒杜(Ledoux)等18世纪法国幻想大师的建筑设计(他们追求的不是新生活方式的建筑，而是奇特或新颖的造型)。我所向往的理想国是如柏拉图的构想：主旨在于教导；或如莫尔爵士发明的新名词“乌托邦”：一个拥有完美的社会、法制及政治体系的地方。

我的理想国作者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梦。他们的作品是对当时社会的批评，也是对理想社会的建议，总之，绝非幻想。所以我在描绘他们的市镇与房屋时也尽量仿效他们的精神。他们虽有伟大的构想，甚至惊人的假设，却不希求庞大宏伟的形象。我就以我一向执业的方式进行工作：先了解业主的需求，按需求拟定计划，按计划做设计，利用当地的建材与营造技术，创造适合地域人情的建筑环境。一切顺理成章，造型应自然怡人。

为理想国做设计，不需抄袭当代的建筑式样。“原作”与“抄袭”的不同，在于“原作”是呼应特殊需求(如用途、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的作品，而“抄袭”只是形式的模仿。我图中的建筑物多半附有平面与剖面图，因为建筑不像绘画或雕塑，它的内部空间很重要。这些插图其实是建筑图，并非艺术绘画。

至于我的文章内容，部分很可能会引起一些专家学者

① 喀戎是希腊神话中人面马身的“半仙”，原可长生不老，但被赫丘力士的毒箭射中后，请求天神赐死，而将他的生命转赠普罗米修斯，即为人类发明“火”的神明。

的批评。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大约不易赞同我对“共和国”的描述，例如我在插图 1—4 曾说明喀戎(Chiron)<sup>①</sup>来到了美丽城的市场，据说柏拉图是不相信“半仙”的，而我放入了喀戎的幽灵手持古琴，主要是为了增加图面的趣味。我是不该随兴修改原文，但我至少尽力表达了原著的精神。在此敬告未曾读过理想国原著的读者，我的游记并非原著的忠实报导，而是我被原著触发的梦想与冥思。其实本文与原著最大的不同乃是呈现的方式，即以游客的观察与测绘来介绍理想国。

本文中“共和国”的叙述采用苏格拉底的对话式，访谈地点在雅典，我被邀请去到首都“美丽城”(Calliopolis)；在“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我参观了当地的大学，“太阳城”(City of the Sun)与“新大西岛”的报导并非出自带我去参观的船长，而是我这个旅游建筑师的观察与测绘。至于去到莫尔的“乌托邦”时，当年为莫尔爵士介绍当地的海洛迪船长(Captain Hythloday)，便是我随行的导游。当我回到伦敦后，带我乘船经由泰晤士河去参观“乌有乡”的人，就是乌有乡有名的原作者——威廉·莫理斯(William Morris)。我想象中的游览过程因此可容许我到现场测绘，并偶尔发表一点对当地纪念物的意见。

图书馆中新出版的参考书目列出了一千六百部有关理想国的参考文献。但我在选择旅游地点时，对 20 世纪以后的理想国描述甚感困惑（我所选最新的理想国“乌有乡”乃 19 世纪作品），因为我无法由作者的描述延伸出当地的建筑意象，原因是表音学

(phonography)<sup>①</sup>取代了印刷术,书籍乃由留声机与摄影机协同出版,这项科技突破发生在公元 2270 年。

我自己也曾经设计过两个理想国,第一个是与我弟弟保罗合著的《理想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经济来源》(*Communitas: Ways of Life and Means of Livelihood*, 1947),第二个是《生态与经济》(*The Double E: Ecology and Economics*, 1977)中的建筑典范。两本书都附有插图,我原希望把书中插图作些修正或补充,但是放弃了这想法,因为这两本书都不能算是“理想国”的计划,而是务实可行而又不曾成功的范例。我曾经说明,理想国的特色是其绝对的乐观表态。

谁会否认理想的人生是简单、和谐的?但是今日的世界却繁复而嘈杂。也有人批评理想国的作者无聊或无趣,因为他们只会强调一些老套的理念,如资源共享、男女平等、优生学、和平主义等,但我想人们的确是有这些理念的需求,所以才不断地有人策划出这些理想国。法国文豪伏尔泰名著《臧第德》(*Candide*)书中的主角曾经问过:“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那么其他的世界在哪里呢?”我们所知其他的世界,在其他的星球目前是无生命迹象的,如果我们不善待我们这最好的世界,它也会变成无法生存的地方吧!理想国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务实的教训:节制需求,简化生活,与邻居和谐相处。

① 表音学  
乃是以符号表示  
声音以取代传统  
文学,例如中国  
的注音符号。

# 作者自序

英国 20 世纪名作家毛姆  
(Somerset Maugham) 曾经说：“聪  
明的旅游者只在幻想中游览。”

我写这本游记有双重目的：虽说现代交通便利，旅行社服务周全，但有些国家还是很不容易去到，我希望为知道这些国家但不常旅行的人做一点有声有色的报导，至于没有听说过这些国家的人，我希望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也进一步认识这些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教训的遥远的地方。游记中介绍的国家都是我自己去过的。一部分文章是我访问的结果，其他则引自绝对可靠的来源；插图是我亲自素描、测绘或根据专家的描述画成的。

游记的内容自是不免受到我个人兴趣的限制：因为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政治、经济等问题只有些粗浅的认识，我学的是建筑和都市计划，不是本行的事我尽量避免多谈，可是建筑并不是一门狭窄的事业，我们盖房子不只是为了遮风避雨，住宅和城市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出这社会的爱、憎与渴望。

我的插图不舍山水美景，农民耕耘之类的题材，我所画

的是人造的房屋和环境，是我们要认识一个国家必须看到的東西。我不敢说自己观察完善，但是我尽量画出了一些有代表性或地方特性的景象。我也画了一些史无记载的地图和平面图，企图带读者去看一些值得注意而无人知晓的地方；至于不甚重要的细节或只有专家钻牛角尖研究的东西我就一概省略……由于图画终究不能表达一个国家的全部形象或社会习俗，所以我也引用了一些早期探险家（或理想国发明人）的文学记载，再加上些许我个人在椅上神游时的感叹和评语。

对那些有心超越时空去旅游的朋友，我有几句忠告：不必费心学习各地方言，本文介绍的国家都有人可以为你翻译，倒是先研究一下各地的习俗或信仰比较重要，可以避免一些尴尬的场面或误会。我们的行为在异国有时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方说，在有的国家，付钱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甚至罪行，珠光宝气的打扮有时反而会被人嘲笑；在希腊的“共和国”，奴隶阶级是被视为当然的社会成员，柏拉图因此也不为它作任何解释，我们可能很看不顺眼，却不去思量我们自己社会中的奴隶问题。

为了服务有志一游而不想只观光一番的朋友，我尽量提供了各地习俗的理论背景，各国的哲学理念或道德观。我知道，到理想国游历的人都会对许多现象感觉不安，比方说，这些国家好似都没有“进步”的观念：它们的社会似乎都已定型，罕求改革。我想提醒读者们，我们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十八世纪后才出现的名词，而且到本世纪末也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学者专家不是已在呼吁世界“停止成长”吗？）。话说到此，令我想到艺术家往往是人类的先知：现

代艺术打垮了数千年文明塑造出的学院派艺术，却再度向原始艺术中寻求灵感。殉道后被封为圣人的英国托马斯·莫尔爵士，也就是“乌托邦”名词的创作人，曾经说过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名言：“越是和我们不同的习俗，越会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遗憾是无能提出更具体的导游资料，帮助读者去到我曾有幸一游的列国。英国小说家王尔德(Oscar Wilde)曾经说：“一本不含理想国的地图是不值一瞥的”，可是我们绘制地图的专家至今还不曾修正他们的版本。

# 镜里花难折？（推荐序）

阮庆岳

台湾元智大学艺术创意系系主任  
兼艺术管理研究所所长

两年前，偶然听王秋华老师谈起，说打算翻译这本关于“乌托邦”的书，就一直暗自期待着。

我对所谓的“乌托邦”(Utopia)，一直怀抱着迷惑般的好奇，心底想着为何会有人要去想象这样不可能被实践的事情呢？以及，这样如标枪般射入无垠苍空的揣想与动作，究竟意义又何在呢？

在我与谢英俊书信集《屋顶上的石斛兰》里，头封信我就问了谢英俊这件事：“昨夜睡前，我翻读十六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写的《乌托邦》，想到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奥地利 Linz 参加的那场建筑研讨会。你记得那个年近九旬的奥地利老建筑师(我当时在台下望着他，心里想着他不知曾否参与过希特勒主导的任何建筑案？那些雄伟却暗藏着政治意涵与目的的建筑物)，辛苦地用英文发表那场述说西方建筑史中，对乌托邦建筑理想不断、追求设计历史的演讲吗？你记得我问你说：为什么东

方建筑史里，却见不到对同样乌托邦的建筑揣想与追求？

“是我们太实际，不愿相信空泛无法实践的理想国度？还是因为太明白人性的本质，是注定无法进入天堂般完美社会里呢？（我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但那毕竟只是个幸运避过乱世暴政的离世村落，他还不敢直言说出人类社会当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是的，我对愿意去想象乌托邦的人，崇拜也觉得迷惑！同时我不断思索着，为何我们却没有这样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呢？是我们太胆怯于去相信未来吗？还是，我们的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早已被权力与现实，压迫到不敢直接面对此刻社会、也不敢眺看未来，只能以“镜里花难折”来自况，并以“悠然见南山”来作自我生命化解吗？

20世纪后期的著名美国建筑师古德曼先生，在他这本《看见理想国》里，为我的困惑提出了解答。他先说明写这书的初衷：“有一名建筑师，自少年时代便对一些理想国的传说满怀憧憬，年长又曾以此为题，在有名的大学讲学。虽然这些国家目前在世界地图上还找不到，他终于决定亲自去实地探访，研讨居民的生活方式，并顺便测绘当地的服装、建筑、纪念碑等。他去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和莫理斯的乌有乡，这本游记就是他观察、记录和描绘的成果。”

古德曼建筑师在忙碌的执业与教学生涯之余，会投入这样绘图与书写的庞大工作，当然必有因由，其中尤其透露着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与对未来的期待。他这样写道：“在此也说明一下本文中‘理想国’的意义。我所说的理想国，不是如傅立叶（Fourier）、欧文（Owen）等19世纪社会学家所

提倡的新社会(他们追求的并非理想,而是即时可行的改革计划),也不是如布雷(Boulée)、勒杜(Ledoux)等18世纪法国幻想大师的建筑设计(他们追求的不是新生活方式的建筑,而是奇特或新颖的造型)。我所向往的理想国是如柏拉图的构想:主旨在于教导;或如莫尔爵士发明的新名词‘乌托邦’:一个拥有完美的社会、法制及政治体系的地方。我的理想国作者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梦,他们的作品是对当时社会的批评,也是对理想社会的建议。总之,绝非幻想。”

古德曼建筑师的书写,融合严谨的知识铺陈,与小说轻快的叙述手法,加上他以手绘出来一幅幅理想国世界的动人图像,让这本书不仅因稀罕而极端珍贵,同时显现对怀抱理想梦想(且不屈服)的前人的致意情怀,神话、梦境、想象与盼望兼具,而全书散发出来浓厚的古典气息,更是芬芬也芳芳。

我们可以见到古德曼建筑师透过这些心仪的前人,譬如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故事,让我们见到他对能够生活在哲思与德行环境的向往,与对过着简约与自制生命的全然信任,以及对现实政治能够有何作为的深度怀疑。他绝非虚无的安那其避世者,相反地,他认为作建筑必然要有着介入社会与现实的责任,他写道:“盖房子不只是为了遮风避雨,住宅和城市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出这社会的爱、憎与渴望。”

古德曼建筑师的绘画精彩也迷人,甚至让我想到宋人张择端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那种以细密也翔实的图像,呈现出庶民日常生活景况的风格。张择端所绘制10至12世纪的北宋汴京,那种人文与现实交混后的丰富,以及城市本是以人为本的基本态度,都让人极度神往,甚至难于分辨其中真实与想象的界分点,这样以绘本作现实描述与纪录

的特质,并不常见到。

这是一本值得尊敬的书,而王秋华老师这样全力地投入翻译,不仅展现她对这本书价值与内容的信仰,更是添加了这书的整体风华,也让我们庆幸能阅读到这位华人女建筑师翹楚者的文笔风采。

回到古德曼建筑师的书写吧!

在最后一段关于莫理斯“乌有乡”的故事结尾时,古德曼这样写道:“回到伦敦后,在旅馆里看着窗外寒冷的细雨,回忆与莫理斯在凯尔斯科特一家老酒吧共享的夜晚,两人都有点悲哀。他告诉我,他第一次离开凯尔斯科特时,想不出给这地方取个什么名字,于是就叫它‘乌有乡’。他说:‘虽然这里的朋友都对我这么好,我始终觉得我不是本地人,觉得他们会向我说:你还是走吧!你是老世界的人,会受不了我们这种快乐;但是你已经看过我们,你已经知道,当主仆的关系进化成同伴的时候,世界就有希望改革。回到你的老世界,一点一滴地帮忙塑造友谊、和平与快乐。’沉默了好一会儿后,他忽然激烈地说:‘是的!当然如此!如果别人也能看见我所见到的,我的梦就不再是幻想,而是理想了!’”

确实,我们依旧需要神话,也同时极度需要乌托邦!

这样的期待并不遥远与虚妄,诚如书中所言:“如果别人也能看见我所见到的,我的梦就不再是幻想,而是理想了!”

让我们一起相信理想国,并认真地去看见它吧!

# 梦土无恙(推荐序)

孙德鸿

台湾十三行博物馆建筑设计师,

孙德鸿建筑师事务所负责人

许久未曾阅读关于“理想国”的描述与讨论了,更别说是本书这种以建筑人的角度所提出的看法,当然我所指的“理想国”,并非狭隘的限制于柏拉图的那本对话录所定义的正义城邦,而是泛指所有基于对现况不满而积极描述的新世界,那种超人性的言论与道德指标,确实提供了知识分子一个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以及取之不尽的辩论题材,只是以建筑思考的方式重现时,会不会沦为一个单纯的舞台场景复原工程?

幸好结果并非如此,本书既非绘本亦非图画书,也不是一堆毫无依据的喃喃自语,事实上,作者除了充分了解五部原著的时代背景外,还顺便填补了一堆原著未曾尽述的空白,虽然我个人偏爱的《乌有之乡》(Samuel Butler, *Erewhon*, 1872)并未入列,但是早已足够搭建一座可供探讨的平台,这样已然意义非凡,再加上作者对原著内容并未全面妥协,所以书中出现不少针对理想社会或是原著语焉

不详之处的质疑,这些质疑虽曾见于前人著述,然而搭配游记中的对话一并提出,终究证明了理想国的辩证永远不会结束,也不会圆满,那种把我们想说的话,想谈的事,用这种虚构的方式拐个弯,正是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事,所以与其说是游记,不如当作寓言来看,植基于批判,成型于想象。

然而这也不是一本容易读的寓言书,如果未曾大致了解各部原著就直接进入书中世界,读者可能很容易迷失,加上书中出现许多作者自行编写的衔接性桥段,常常令人无法分辨何者为原著、何者为作者新撰,以及作者选择原著的隐性原则,幸好书中线索不少,细心的读者理当不难发现,其中最令人深思的非“五位原著作者率皆命运多舛”莫属,这种因不满时政或不容于当道的反讽性寄托,显然古今中外皆然。虽说理想国可以任凭想象,但是作者所游历的五个理想国度,毕竟还是出现了一些“理想城邦”的共同特征,像是国家不大、财产公有、男女平等与和平倾向等等,当然还有“不与外界接触”,因为只要与外界接触过多,就会引发欲望的滋长,过度发展之后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滥觞,所以这些“理想国”的正确位置当然必须讳莫如深,不论是天然的阻断还是人为的禁绝,即便曾经去过的人,不论如何寻找,其径依旧不可复得,因为对他们而言,外来之人如同瘟疫一般危险,一个不小心就会毁掉他们辛苦建立的一切,难怪所有关于“理想国度”的叙述,总有一种相似感,《桃花源记》如此,《道德经》的“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安于居,乐其业,老死不相往来”如此,电影《阴森林》更是把这种禁忌描述得淋漓尽致,因此“游记”般的叙述文体毕竟是刁诡的,既然不欲外人知悉,为何又有详细的描述付梓?只是理想国或乌托邦